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二十二　　遂

尊者衆賢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緣起品第三之二

於前所說諸界趣中如其次第識住有七其七者何頌曰

身異及想異　身異同一想　翻此身想一
并無色下三　故識住有七　餘非有損壞

論曰謂若略說欲界人天并及下三靜慮無色此七生處是識住體若廣分別應隨契經有色有情身異想異如人一分天是第一識住一分天者謂欲界天及初靜慮除劫初起言有色有情者是成就色身義言身異者謂彼色身種種顯形狀貌異故彼由身異或有異身故彼有情說名身異言想異者謂彼苦樂不苦不樂想差別故彼由想異或有異想或習異想以成其性故彼有情說名想異今應思擇豈不後有身異言故有色已成前有色言應無義用此責非理於無色中現見亦有說身言故若謂身後

有想異言已證身言唯詮色者亦不
應理除想已外餘無色中有疑濫故
或復謂後有如人言故前身言無有
濫者此亦非理由後說有一分天言
容有濫故若謂不以一分天言令彼
身言濫於無色依次第故又於次後
說梵衆等諸天言故理亦不然非遍
說故非後遍說一切天衆皆建立在
餘識住中勿有生疑一分天者兼攝
有頂第四靜慮故說有色及身異言
非有頂天可言有色第四靜慮可言
身異一分天言已簡惡處餘人天衆
各自名顯故此所說一分天言所攝
如前其義成立由斯有頂第四靜慮
及諸惡處非識住攝故有色言具大
義用或言有色為顯異因謂身異因
即是有色要由有色身方有異由身
有異想異得成故有色言顯異因性
由能損益勝境現前損益身時身便
變異即於如是身變異時令飲食等
亦有變異彼變異故身異得成由是
便生樂等異想故言有色是顯異因
若必有色言顯身異因者極光淨等

身應有異又極光淨應無異想由彼
天中身無異故又諸梵衆想應不一
由彼天中身有異故由斯所釋理未
必然其理必然異因定故謂身有異
定色為因非色為因令身定異故極
光淨等無身成異失如眼色為緣生
於眼識等如契經說眼色為緣生於
眼識現有眼色眼識不生餘亦應尒
又如經說身有輕安便生受樂此經
意顯無漏受樂定輕安為因非身輕
安定能生受樂此亦應尒故理必然
若謂眼色定為眼識緣闕餘緣故有
眼識不起如契經說能生作意若不
正起識不生故既許有色為身異因
復闕何緣令身不異又受樂體異於
輕安雖復輕安遍於諸地無受樂地
可不生樂有色身異既無別體諸有
色者皆應身異此亦不然與彼同故
雖諸有色皆身異因有闕餘因而身
不異謂於欲界初靜慮中有表無表
尋伺多識為因生果有種種異故彼
有色為身異因極光淨天等無彼因
故雖有色因而身但一不可以說彼

為身異因則不許言有色故身異勿
說作意能生眼識便不許說眼色為
緣又彼不應以業生眼故便不許說
眼等為眼因又彼不應以種生芽故
便不許說水糞等為因是故不應作
如是難以有色故令身異者極光淨
等身應有異言極光淨應无異想由
彼天中身無異者亦不應理由心於
定有猒欣故如說樂因又想異言為
遣疑故謂說身一想應非異心隨身
故為遣此中想隨身疑故說想異此
言意顯極光淨天心不隨身與餘天
別言諸梵衆想應不一由彼天中身
有異者理實應尒但為顯示彼劫初
時同於一因起一執想故言想一是
故前釋一分天言亦攝梵衆天唯除
劫初起此言意顯彼想實異但就少
分緣義說為想一由斯有色定是異
因故有色言深有義用有色有情身
異想一如梵衆天謂劫初起是第二
識住所以者何以劫初起彼梵衆天
同生此想我等皆是大梵化生大梵
尒時亦生此想是諸梵衆皆我化生

何緣梵衆同生此想由見梵王處所
形色及神通等皆殊勝故又觀大梵
先時已有已及餘天後方生彼希
能見從上地歿依初靜慮發宿住通
不能了知上地境故何緣大梵亦生
此想彼纔發心衆便生故謂已所化
非速歿故或愚業果感起理故或見
已身形狀勢力壽威德等過餘衆故
由是緣故梵衆梵王身雖有殊而生
一想豈不梵衆言我從彼生而大梵
王言我能生彼想即有異如何言一
此責非理梵衆梵王同執一因而生
想故或緣所化想是一故有說此中
唯依梵衆言同一想非大梵王以彼
經但言如梵衆天故非王一身可名
衆故雖彼後時得聰叡覺亦生異想
而從初位以立其名故言想一王從
衆說得想一名故可彼天擬名想一
言身異者前說彼天有表等因感別
果故安立衆生有差別故經說梵衆
作是念言我等曾見如是有情長壽
久住乃至起願云何當令諸餘有情
生我同分於彼正起此心願時彼等

便生彼同分內梵衆何處曾見梵王
有餘師言住極光淨從彼天沒來生
此故既從彼沒來生此間云何未得
第二靜慮而能憶彼諸宿住事誰言
未得第二靜慮若得應離初靜慮貪
如何彼尚生初定戒禁取退已方生
斯有何失豈不色界無有退耶有說
初生無妨有退有餘師說住中有中
曾見梵王此不應理經言見彼久住
世故彼天中有於正所受生既不闕
緣無容久住故應說梵衆即住自天
曾見梵王極光淨沒初受生時曾見
彼故謂諸梵衆初下生時見大梵王
威光赫烈雖懷欣慕欲往親承威神
所逼未果前詣於茲徉舞遂致多時
後勵專誠預近瞻仰到已皆共作是
念言我等曾見乃至廣說謂彼近見
大梵王時便能憶知先所見事復能
了達衆下生前獨有梵王及心所願
或彼先在極光淨天曾見梵王今見
能憶謂彼昔在極光淨天曾見梵王
獨居下地亦知心願與衆同居備慇
便興初靜慮化令所化衆偶侍梵王

起化須臾自便福盡命終生下初靜
慮中大梵身心及所化事皆初靜慮
通慧所緣今見便發宿住隨念故彼
梵衆作是念言我等曾見乃至廣說
有餘師說二靜慮中所起能緣梵世
眼識是初靜慮地法所收故今亦能
隨念彼識有作是說彼梵衆天不受
處胎斷末摩苦由斯得有念無忘失
故憶前生所見等事有色有情身一
想異如極光淨天是第三識住此中
舉後兼以攝初應知具攝第二靜慮
若不尒者彼少光天無量光天何識
住攝彼二既有第三識住相無緣可
說非識住所收故知此中依舉顯理
說諸識住非但如言彼天中無有表
業等為因所感差別身形故言身一
即形顯等同處諸天相無別義然彼
尊者阿奴律陁契經中言光淨天等
身有高下勝劣可得此依別處故作
是言非一天中身有差別又契經說
極光天中有時諸天同共集會其身
有異光明並同此說諸天其身各別
不言形顯狀貌不同故與此經無相

違失有說梵衆名極光天有妙光明
勝下天故第二靜慮喜捨二想雜亂
現前故言想異傳說彼天猒根本地
喜根已起近分地捨根現前猒近分
地捨根已起根本地喜根現前辟如
有人於諸飲食若素若膩依猒互增
經主引經釋想異義謂極光淨新舊
生天緣於劫火有怖不怖二想交雜
故名想異非喜與捨二想交雜若尒
不應第三靜慮由樂想故說名想一
有何別理第三靜慮由一樂想名為
想一第二靜慮非由喜捨二想交雜
名為想異故彼所言乍如可錄及加
詳察未是信依上座此中作如是說
第三靜慮於一切時由不怖想故言
想一彼所引教與經主同今詳彼言
非符識住此及前釋理並不然謂識
於中喜樂安住立為識住如何乃說
依於怖想立識住名即以此緣說諸
惡處第四靜慮及有頂天非識住攝
次後當辯理必應然上座亦說諸惡
處等非識住因謂識住名顯識樂住
如說有處令士夫心樂住其中是名

識住非惡處等令士夫心樂住其中
故非識住既言若識不樂住中非識
住者怖想令識不樂住中當名識住
若彼怖想能令識不樂住中而立
識住是則彼說諸惡處等非識住因
有不定失又不怖想無容生故應遍
淨天非名想一如何知彼此想不生
彼有此想曾無說故謂曾无處說遍
淨天見下水災而不生怖或容彼謂
水不上升無處漂凝故無怖者既本
无凝處不怖想何從若謂其中少有
凝處則應遍淨非名想一是故但依
對法正理釋想一異名義善成非辟
喻宗理可存立故有智者擇善而從
有色有情身一想一如遍淨天是第
四識住言身一者釋義如前唯有樂
想故名想一遍淨天樂寂靜微妙當
生欣樂无起猒時是故無由近分交
雜故唯依此立想一名豈不遍淨亦
有想異如契經說此遍淨天受寂靜
受樂非如餘遍淨此非想異顯樂受
中自有差別無別受故一切有為展
轉差別一類亦有下等品味不可依

斯立想有異是故但依唯一樂想立
想有一義無傾動初靜慮中由染汙
想故言想一以於非因起戒禁取執
為因故第二靜慮由二善想故言想
異由等至力二受交參而現前故第
三靜慮由無記想故言想一純一寂
靜異熟樂受而現前故下三無色名
別如經即三識住是名為七何等三
無色謂無色有情一切色想皆超越
故諸有對想皆隱沒故於別異想不
作意故入無邊空空无邊處具足住
如隨空無邊處天是第五識住無色
有情一切空無邊處皆超越故入無
邊識識无邊處具足住如隨識無邊
處天是第六識住無色有情一切識
無邊處皆超越故入無所有無所有
處具足住如隨無所有處天是第七
識住今應思擇初無色言豈非无義
說諸色想皆超越言義已足故此責
不然有別義故色界有情雖無欲染
而有欲想成就現行俱現可得勿有
因此生如是疑無色有情雖無色染
應有色想成就現行是故須說無色

有情一切色想皆已超越欲界繫想
名欲想故豈不一切色想皆超越言
無色及越色想二皆成就此亦非理
有作是言無色界中亦有色故初言
無色意為顯成無色界中都無色故
次說色想皆超越言顯彼都無色界
想故由此二言皆有義用生無色界
亦成色想越色想言豈非無義此難
非理已簡別故謂前簡別欲界繫想
名欲想故色想亦然非生無色可有
亦成色界想者故此非難或彼色想
都不現行設就緣色釋亦無乖越義
一切色想皆超越者貪染現行俱超
越故言色想者謂色界想或唯第四
靜慮地想緣自他地色為境界故名
色想諸有對想皆隱沒者五識相應
想皆沒故係有對根諸所生想唯緣
有對為境界故名有對想若於欲界
得離貪時二識相應諸有對想皆當
隱沒生上無容重現行故於初靜慮
得離貪時三識相應諸有對想雖當
隱沒而非一切生上有時重現行故
第四靜慮得離貪時所可現行皆當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二十二　第十張　恩

隱沒無色无容重現行故於別異想不作意者不復作意起異想故取差別相名別異想此復云何謂若有想於所緣色自相行轉此於雜色貪能為拘礙故今不作意令此現行共相行想順離貪故有餘師說若想遍能緣色非色名別異想今於此想不作意行唯作意行緣無色想是故無色及諸色想皆超越等俱成有義此中何法名為識住謂彼所繫五蘊四蘊識於其中樂住著故有餘師說唯有情數得識住名契經說故為顯諸識所住著事故契經說七識住名由此餘處非識住攝以彼處識有損壞故識於其中不樂住著餘處者何謂諸惡處第四靜慮及與有頂云何於中識有損壞損壞識法於彼有故何等名為損壞識法謂諸惡處有重苦受能損於識第四靜慮有無想定及無想事有頂天中有滅盡定能壞於識令相續斷復說若處餘處有情心樂來止若至於此不更求出說名識住於諸惡處二義俱無第四靜慮心恒

求出謂諸異生求入無想若諸聖者
樂淨居等若淨居天樂證寂滅有頂
昧劣故非識住有說若識愛力執受
安住其中說名識住一切惡處淨居
天等業力執受安住其中無想有情
及與有頂見力執受安住其中由是
皆非識住所攝有餘師說衆生有三
所謂樂著諸境樂想樂著境者人及
欲天樂著樂者下三靜慮樂著想者
下三無色唯於此處立識住名餘无
此三故非識住上代師資相承說者
若處具有見修所斷及無斷識立識
住名異此便非識住所攝豈不欲界
人及六天無無漏識應非識住若言
能作無漏所依則有頂天應名識住
此難非理欲界无定可就所依說有
無漏然有頂天是定地攝應依自性
說彼有無由自性無故非識住或非
有頂補特伽羅一所依中具三種識
欲界善處補特伽羅一所依中容具
三識故不應以有頂為例第四靜慮
雖具三識而五處全一處少分不具
三識故少從多不立識住是故識住

數唯有七如是解釋七識住已因
復辯九有情居其九者何頌曰
應知兼有頂　及無想有情　是九有情居
餘非不樂住
論曰前七識住及第一有無想有情
是名為九諸有情類唯於此九欣樂
住故立有情居謂諸有情自樂安住
所依色等實物非餘以諸有情是假
有故然諸實物是假所居故有情居
唯有情法以有情類於自依身愛住
增強非於處所又於處所立有情居
則有情居應成雜亂居無雜亂唯有
內身故有情居唯有情法既言生已
名有情居知有情居不攝中有又諸
中有非久所居故諸有情不樂安住
又必應尒由本論說為顯生處立有
情居於生死中為顯諸識由愛住著
建立識住顯諸有情於自依止愛樂
安住立有情居故此二門建立差別
然契經說有色有情無想無別想如
無想天者想謂揔取境別想謂分別
今此天中並遮前二故說無想無別
想言或無想言唯遮於想無別想者

遮想俱行或無想言是摠遮故勿謂
此處諸想皆無故復說言无別想者
顯有成就但無現行以別想名詮現
想故或言無想恐謂此中唯無麤想
由斯復說無別想言即顯此中無有
一切品類別想有頂無想既非識住
異故由此二處有壞識法識不樂居
如何可說為有情居此責不然義各
故非識住然彼二處成有情身有情
樂居故九所攝謂若有處餘樂來居
不樂遷動有情居攝餘處皆非不樂
住故言餘處者謂諸惡處第四靜慮
除無想天惡處皆非有情居者謂非
餘處有樂來居亦無住中不樂遷動
第四靜慮除無想天所餘皆非有情
居者雖從餘處有樂來居然非住中
不樂遷動謂廣果等若諸異生樂入
無想或無色處若諸聖者樂入淨居
或無色處淨居天處樂入涅槃故彼
皆非有情居攝然佛餘處曾以處聲
宣說涅槃有頂無想有諸外道執有
頂天及無想天為真解脫勿有聞此
同說處聲便謂二天同真解脫起涅

槃覺轉助邪宗由此世尊與諸識住
一處合說為有情居顯真涅槃非為
如是但假施設有情所居何故世尊
有情居內有頂無想偏說處聲精勤
果中至究竟故唯異生處精勤果中
無想有情冣為究竟一切生處精勤
果中唯有頂天冣為究竟故唯此二
偏說處聲或復處聲顯来門義謂此
二處異熟盡時多分命終来生下故
圓七識住已辯有情居餘契經中復
說四識住其四者何頌曰
四識住當知　四蘊唯自地　說獨識非住
有漏四句攝
論曰如世尊言識隨色住識隨受住
識隨想住識隨行住是名四種如是
四種其體云何謂唯除識有漏四蘊
又此唯在自地非餘非識樂隨餘地
蘊住雖依餘地蘊識亦現前而餘地
蘊中識不樂住喜愛潤識令於蘊中
增長廣大契經說故非於餘地色等
蘊中喜愛能潤識令增長廣大故餘
地蘊非識住攝又自地中唯有情數
唯自相續立為識住非非情數他相

續中識隨樂住如自相續有餘師說
彼亦識住以於其中憙愛潤識亦令
增長及廣大故已依自宗建立識住
當說建立識住因緣此中云何識非
識住又此識住其義云何謂識於中
由憙愛力攝為所住及為所著是識
住義識隨色住住色著色契經說故
若尒識蘊應成識住世尊亦說於識
食中有憙有染有憙染故識住其中
識所乘御此中經主作如是釋亦不
遮識識所依著揔於諸蘊生憙染故
然如色等一一蘊中生諸憙染令識
依著獨識不然故言非住又佛意說
此四識住猶如良田揔說一切有取
諸識猶如種子不可種子立為良田
仰測世尊教意如是又法與識可俱
時生為識良田可立識住識蘊不尒
故非識住如是所釋但述已情審諦
思求無深理趣識與識住如種如田
理可如是不違教故然彼所說若法
與識可俱時生為識良田立識住者
不應正理所以者何彼先自說識所
依著故名識住非於俱起受等蘊中

有識所依彼依識故住者所依識不
依彼如何可說彼為識住又非所緣
同一境故俱生受等非所取故又不
可以相應依著釋識住義勿諸色法
及不相應非識住故又相應理无差
別故則應无漏亦識住體如何可說
俱生色等為識良田立為識住又言
佛意說四識住猶如良田揔說一切
有取諸識猶如種子不可種子立為
田者理亦不然異識相望有所依著
豈非田義又於識中應無有取然契
經說有取諸識故知亦有識住識中
又彼所言亦不遮識識所依著揔於
諸蘊生喜染故然如色等二蘊中
生諸喜染令識依著獨識不然故言
非者亦不應理彼契經說於識食中
有喜有染有喜染故識住其中識所
乘御如何乃說但於諸蘊揔生喜染
獨識不然若言食中不立田種二分
差別故無過者應說因緣何故不立
既於識食別生喜染識住其中不應
揔說有取諸識皆如種子識既於識
可為良田何理獨遮識為識住故彼

所說但述已情無深理趣非為善釋
又彼上座作是釋言即此不應還住
於此故不可說識隨識住若言過未
及他相續識中住者其理不然唯於
識中無有勢力令識增長及廣大故
謂如色等逹助於識令其熾盛識即
不然唯了別中無此用故彼如是釋
非悟理言且此不應還住此故不可
說識隨識住者於彼宗義其理不然
非彼唯於現在諸法立為識住如何
得以一剎那識非自住故證識非住
其義可成縱如遠避終應唯許過未
受等名為識住彼識剎那無受等故
如是所說即此不應還住此因於義
何益若謂如色於現在時可成識住
識不如是故所說因於義有益此亦
非理受等亦應非識住故竟不曾說
識與受等差別因緣故所說因於義
無益又未了彼即此不應還住此言
意顯何義若言意顯自體不能於自
體中守自性義則應同彼空花論宗
許一切法不守性故如是識住亦不
應成若言意顯自體不能為自所依

或所緣義是則所立唐捐其功曾无有疑依緣自故謂如色等他性諸法可有為識所依所緣識自體中曾无此惑而今立理復何所成凡所立因為遮有濫此中無濫因何所遮是故彼因深成無用又識自類展轉相望何劣受等而非識住豈不前說此證因言唯於識中無有勢力令識增長及廣大故前雖已說而非應理識緣受等增長廣大非識緣識此有何因豈不此因亦如前辯謂如受等唯助於識令其熾盛識即不然唯了別中無此用故何用說此非極成因不能證成非所許故識緣唯領等增長廣大非緣唯了別此有何因又彼上座自於解釋識住中言識隨色住謂我我所攀緣色生是色識住乃至廣說識亦於識謂我我所攀緣識生何非識住謂我我所攀緣既同識何獨不令識增長廣大又彼所說識於所緣唯了別故非如受等唯助於識令熾盛者豈不於識所了事中彼謂後時受等方起是則於境要先了別然後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十二　第十二張　遂　謂

頌等隨次而生能引識流展轉熾盛
故唯了別最是勝因能主助識應成
識住如生本苦生為勝因識熾盛因
識最為勝識及識住皆識為因能令
展轉增長廣大故識不能主助於識
令熾盛者非為善因若恐違經言識
非住上座立理豈不違經經說識能
增長識故應除自執更訪餘因然我
師宗作如是釋為令於識除我見心
故於識中不說識住如說莎底契經
中言我達世尊所說法教馳流生死
唯識非餘識謂世尊異名說我為欲
除滅彼我見心顯識依他體非是我
我所依性非謂能依故識住門唯說
有四非實識住但四非識今謂世尊
所說識住唯色等四不言識者由但
色等於三時中與續有識為助伴故
謂唯色等與識俱生過未亦能為識
助伴令續有識生死馳流識則不尒
故非識住且眼等根及俱色等與俱
生識為所依依已滅未生但為識境
是故色蘊於三時中望續有識能為
助伴現在受等與識俱生為俱有因

一分與識同緣一境有助伴用已滅
未生但為識境是故愛等亦於三時
望續有識能為助伴識雖過未望續
有識少有助能而俱生中全無助力
不俱起故色等望識具二助能識准
去來故非識住故非情數及他身中
色等四蘊亦非識住由彼望識但為
所緣不具二門助伴用故住謂所住
是續有識引自果時能為依義住或
所著是續有識引自果時能為境義
自身色等可有與識同一境義設不
同境然能為依具二助能故立識住
非有情數他身色等則不如是故非
識住如何定知識住道理如是要並
契經說故如世尊言有四依取所緣
識住識隨色住住色著色是識與色
或俱時生依於色住或於色境緣而
生著何緣生著前說於中喜愛潤故
如是乃至識隨行住皆應廣說曾無
有說識隨識住隨謂親附或謂隣近
去來定說為踈遠故現在色等附近
於識與識俱生名識隨住定無有識
與識俱生故不應言識隨識住由此

經故唯餘四蘊與續有識為伴義成
有四依取世尊說故言依取者謂色
等四為生死依煩惱所取或即為依
攝取衆苦由是無漏非住理成唯說
依取為識住故無漏色等滅依取故
即彼經說苾芻當知若於色界已得
離貪於所隨色意生繫斷此繫斷故
即能緣識無復住著增長廣大廣說
受等三界亦然即由此經義准三世
色等四蘊皆識住攝為顯色等與識
異故我所禀宗作如是說若法與識
可俱時生識所乘御如人船理此法
可說識住非餘如是所言意顯識住
與識類別非為遮去来色等言非
識住雖許去来亦識住攝而非情數
非識住牧彼現在時與續有識尚為
疎遠況在去来由彼恒時與續有識
但為疎遠所緣境界定非彼識附近
助伴故識與彼俱非識住自身色等
雖在去来與識疎遠而於現在與續
有識極相親近由種類同亦名識住
如現在世異心無心兩位自身色行
二蘊謂如現起不同分心及無心位

色行二蘊雖非現在同分識依而不
失於二識住相住彼相故設於尒時
起同分識定能為住餘緣導故識暫
不生非彼尒時无識住相去來色等
理亦應然具二助能相不失故由此
色等自相續中三世所攝皆名識住
七四識住皆有漏攝為七攝四四攝
七耶非遍相攝可為四句有七非四
乃至廣說第一句者謂七中識第二
句者謂諸惡處第四静慮及有頂中
除識餘蘊第三句者七中四蘊第四
句者謂除前相七中有識四中無者
由此二門建立異故若法與識互為
因果識樂隨轉立七識住若法與識
可俱時生能為助伴立四識住故所
承師咸作是說由所化者稟性不同
故說七四識住差別云何所化稟性
不同謂彼或樂各別緣境或有於境
不樂別緣或樂遍知諸法自相或於
自相不樂遍知或耽著愛或耽著見
或有自相煩惱力強或有共相煩惱
力強或樂境界或樂生死有如是等
性別無量已說識住差別所說諸界

趣中應知其生略有四種何等為四
何處有何頌曰
於中有四生有情謂卵等人傍生具四
地獄及諸天 中有唯化生 鬼通胎化二
論曰前所說界通情非情趣唯有情
然非遍攝生唯遍攝故說有情无非
有情名衆生故然有情類卵生胎生
濕生化生是名為四生謂生類諸有
情中雖餘類雜而生類等言生類者
是衆生義若尒界趣應亦名生不尒
界通情非情故趣雖有情而非遍故
此唯情遍獨立生名上座謂生是生
因義則非情法應亦名生以卵胎濕
皆生因故化生應非生無別生因故
彼言亦有俱起生因此不應然彼自
不許俱生因故設有是何而竟不顯
但有虛說非離先業有別生因亦非
化生與業俱起故彼所說理必不然
所承諸師作如是釋緣業合起故說
為生謂諸有情有卵胎濕三緣和合
別別而生有無別緣唯業力合五蘊
四蘊如應頓生彼業力強不待緣故
今釋一切皆業合生佛說有情業所

生故有業生果待外等緣方有差別有業生果不待外緣自有差別若說一切皆業合生如何說為卵胎生等不可卵等從業合生名卵等生彼非情故不說一切唯業合生不說卵等體生由業但說一切皆業合生業合生時有緣卵等從緣標別名卵等生若說業生名應無別言卵生者謂諸有情生從卵㲉如鵝鴈等言胎生者謂諸有情生從胎藏如象馬等言濕生者謂諸有情從皮肉骨牛糞油滓水等和合煗潤氣生如蟲飛蛾蚊蚰蜒等言化生者謂諸有情不待三緣無而欻有具根無缺支分頓生如那落迦天中有等化生體兼五蘊四蘊餘三但用五蘊為體有說皆通異熟長養有說一切體唯異熟人及傍生各具四種人卵生者謂如世羅鄔波世羅生從鶴卵鹿母所生三十二子給孤獨女二十五子般遮羅王五百子等人胎生者如今世人人濕生者如曼馱多遮盧鄔波遮盧鴿鬘菴羅衛等人化生者唯劫初人此四生人

皆可得聖得聖無愛卵濕二生以聖
皆依殊勝智見卵濕生類性多愚癡
或諸卵生生皆再度故飛禽等世号
再生聖怖多生故无愛義濕生多分
衆聚同生聖怖雜居故亦不受傍生
三種現所共知化生如龍妙翅鳥等
一切地獄諸天中有皆唯化生有說
餓鬼唯化生攝有說餓鬼亦有胎生
如餓鬼女白目連曰
我夜生五子 隨生皆自食 晝生五亦然
雖盡而无飽
於四生內何者最多有說濕生現見
多故設有肉等聚廣無邊下越三輪
上過五淨容遍其量頻變為蟲是故
濕生多餘三種有餘師說化生最多
謂二趣全三趣少分及諸中有皆化
生故一切生中何生最勝應言最勝
唯是化生支分諸根圓具猛利身形
微妙故勝餘生若尒何緣後身菩薩
得生自在不受化生見受胎生有大
利故謂為引導諸大釋種親屬相因
入正法故又令所化生增上心彼既
是人能成大義我曹亦尒何為不能

因發正勤修正法故若化生者恐疑
是天佛轉法輪便成無用謂天所轉
還被天機唯天能知非人所了由斯
自蔑於正法輪不起正勤勇猛思擇
又令餘類生敬慕心捨俗出家勤修
正行謂知菩薩生貴族中能捨尊位
出家修道成等正覺轉大法輪我等
何為不生欣仰因茲捨俗修正行故
又為摧伏憍慢衆生令知世尊是輪
王種屬斯隆貴憍慢山崩聞說敬承
無疑謗故若化生者種族難知恐疑
幻化為天為鬼如外道論矯設謗言
過百劫後當有大幻出現於世噉食
世間又與化生時不同故謂佛出世
人無化生人化生時佛不出世有作
是說為饒益他故受胎生擬留身界
令无量衆一供養因千返生天及證
解脫化生纔殞無復遺形如滅燈光
即無所屬此中經主作如是難若人
信佛有持願通能久留身此不成經
今謂此釋其理必成通所留身非佛
功德力无畏等所依熏故不能廣大
饒益世間所以然者是可留法通願

能留一切化生如剎那法必無留義
願諸有為剎那定滅諸佛神力亦不
能留設欲久留即須別化此所別化
非佛功德力無畏等之所依熏故無
世間无大饒益若不余者佛應化為
如本身形受諸供養令无量眾生天
解說故我所稟毗婆沙師咸作是言
後身菩薩為利他故不受化生此義
極成不可傾動化生何故死无遺形
由彼頓生故應頓滅如戲求者出沒
亦然毗婆沙師說化生者造色多故
死無遺形大種多者死非頓滅即由
此義可以證知一四大種生多造色
若余便與契經相違經說化生諸妙
翅鳥為充所食取化生龍由彼不了
取撥充食不說除飢斯有何咎是故
但說為食取龍不言此龍有成食用
或龍未死暫得充飢死已還飢暫食
何咎

說一切有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